

情

惆

卷上

情網叙

情網既脫稿於時報。越春秋一。迺以單舫行世。平子囑余一言。嗟夫。鄙子稟賦實冲。孕愁無極。竊心幽思。念夫人墮大圓中。即挾百憂羣苦。以俱戾。巨若日星。纖如塵芒。嘯復超茲恨。府情天以求。萬劫息壤乎。莫祛千愁難蘇。一笑則寄之文於字。顧文字。寧無磨沒哉。如風吹水。萬態悉俱。皆成。彰彰風過。卽平態於何有。又如百和妙香。襲彼襟裾。散發空中。迺入杳緲芬陀。須曼那復溫。磨懷抱耶。嗟夫。嗟夫。茲稿之屬多半。光陰在翠筠之巢。小樓一角。有人亭亭拂牋。研藥大足。膩我文思。凡此韶華一瞥。而過。嗚呼。夜秋。秋而亂語。夢溫溫其無痕。曾亦思茶香。砭骨花影。上身時耶。四樓簫管。乃着枯禪。玉簾珠簾。涼颼瑟瑟。蕭疏澹蕩之氣。與夫幽淒縹緲之情。猶堪髣髴也。乃者綠陰如海。笑指河陽鬢絲之斑。撫述前塵。有如冥鴻回首矣。矧以寶瑟音沉。又觸萬玉哀鳴之日。羽琤山下。安貯雲英。而搗蕙爲塵。碎瓊成雪。又寧能以萬斛紅淚。蕩滌之耶。悲夫。山青青而土黃黃。埋汝長愁之日。芳時佳節。美景良辰。薰我心香。餉渠。

眼。淚。則。冥。國。玄。臺。靈。犀。詎。隔。哉。已。矣。情。網。鳳。泊。鸞。天。咄。咄。空。喟。雲。情。烟。想。寸。寸。凌。幽。
凡。此。儂。儂。徊。徊。之。光。陰。亦。正。顛。倒。於。情。網。而。不。能。解。脫。之。日。也。擲。筆。低。徊。徒。呼。荷。荷。
天笑叙於秋星閣。

小言
說情

情網

吳門天笑生譯述

第一章

嗟乎。今人亦知世界中有。一情網焉。一落此中。卽顛。頓。舐。觸。而。不能。自。脫。春。蠶。到。死。猶。絲。絲。纏。縛。將。無。解。脫。之。時。我。人。甯。不。相。類。耶。夫。情。海。回。頭。省。喫。茲。無。數。苦。惱。詎。不。大。佳。顧。乃。人。人。爭。欲。沉。沒。其中。至。沉。溺。此。弱。水。而。不。悔。者。良。獨。何。心。余。念。此。輒。惘。惘。不知。其。心。之。何。屬。也。

海慈理曰。余今開卷第一葉。首載此。不名譽之肖像。此肖像。維何。即著此書之海慈理。是也。嗚呼。余今告讀我書者。人烏有百計。自揚其醜者。今之爲此狀。正以見我胸中。空洞。幾如無物。然也者。

圖爲一囚人之臺。臺上囚荷一巨枷。兩手咸關於片木中。髮不櫛者數月矣。蟻蝨沿頸而嚙。癢不敢搔。而髭鬚蓬蓬繞頰。且不見其面。亦余海慈理昂藏七尺之變相也。

我欲問當日翩翩風貌何在者。枷上大署我名曰此惡奴。別士脫海慈理。嗚呼。我熟視此筆跡。蓋警察署之書記某之筆也。夫我果惡奴耶。我縱不自惡奴而警察署固明明惡奴余矣。矧余正在青年前途之希望。無有涯涘。憶余受學之初。聰明良不見弱於儕輩。以我腦力佳。記性強。試輒冠曹凡。余師友交口譽我者。不絕聲。至今猶隱隱在耳也。曾幾何時而余已爲社會所唾棄。曾死狗之不若。蓋余卒業於學校僅三年耳。而今日乃立此奇羞巨辱之囚人臺中。爲萬衆所指目。千夫所

訴。警。者。何。耶。脫。非。我。慧。黛。猗。者。我。寧。至。若。是。耶。

慧。黛。猗。者。我。伯。父。家。之。養。女。也。我。伯。父。愛。之。視。已。出。我。兩。人。自。幼。即。親。密。逾。恒。耳。鬢。厮。磨。匪。伊。朝。夕。在。爾。日。則。且。謂。兩。人。之。愛。情。必。永。永。無。盡。期。嚙。知。天。半。忽。來。此。魔。鬼。者。若。揮。劍。以。斬。斷。我。兩。人。之。情。絲。而。薦。來。此。哈。羅。利。其。人。也。

自。哈。羅。利。來。而。慧。黛。猗。乃。移。其。愛。我。者。移。諸。哈。羅。利。之。身。夫。男。女。情。愛。寧。許。他。人。屬。入。今。日。乃。有。哈。氏。者。與。我。在。慧。黛。猗。腦。中。爭。其。位。置。卒。之。余。竟。不。能。戰。勝。此。獠。而。身。敗。名。裂。其。禍。水。之。源。頭。固。由。情。海。中。傾。瀉。而。來。也。

此。時。余。頭。腦。昏。亂。惜。不。知。宇。宙。間。尚。有。何。物。足。以。解。余。之。苦。痛。悲。憤。者。余。遂。發。狂。獐。笑。邪。視。日。徜徉。於。街。衢。間。路。人。指。而。目。笑。之。余。固。自。若。也。已。而。被。髮。入。山。木。石。居。而。鹿。豕。遊。余。且。擇。林。深。箐。密。之。地。誅。茅。三。尺。以。與。山。魃。爲。伍。不。問。塵。世。事。矣。

顧。猶。不。憤。窮。餓。僵。臥。輒。不。能。起。乃。擊。一。鬼。易。銅。幣。數。十。枚。盡。付。酒。家。博。一。洪。醉。而。我。醜。惡。之。歷。史。將。自。此。下。管。矣。憶。某。日。者。以。醉。後。與。路。人。搏。余。一。舉。足。而。其。人。顛。仆。數。

丈外落其門。齒余亦不自解。何來此氣力者。今自思之。癩發之人。固其力勝恒人。十倍耶。

自此而後。余輒狂歌疾走於市。市中頑兒。亦拍手譟逐於後。得錢縱酒。非醉不休。而醉後不能自持。則亂暴顛狂。大爲治安之累。日者一貴婦人。駕通明玻璃之馬車。招搖過市。初不識何仇於我。而我以破革履。自外遙投碎其玻璃。警吏來。我卽隨之。去。嗚呼。我失心狂。良足令我乾笑。不能已已也。

卽此。余遂獲擾亂治安之罪。愆今日立此囚人臺者。亦以是故。每日以破曉立至亭午。我伺嘗一弛其軀幹者。而且圍繞我。四周爭覩我一面者。可三百人。大類垂死之犢羣鴉。聚啄其肉。其毒罵惡嘲之聲浪。又時時觸我耳膜。我除垂首不語外。寧有他法。

就中有一人。時時目余。余識之。乃舵工駱特禮也。是僮余於酒家遇之者數矣。曾航海於南洋。爲啖人之蠻族所縛。顧乃得逃。饒吻且旣與此種人偕習。爲狼貪之狀。而

兩牙尖銳斜出唇外。可寸許。夥伴中因呼之爲獠牙鬼。其醜獐之狀使人一見卽永。永印諸腦髓。無或逸者。

余又聞是獠牙鬼者。就雇於我伯父之船。將爲航行南洋。計出發有日矣。顧何以每日必來審視余者。數週余稍稍疑訝之。而駱特禮唇吻微動。若欲與我言者。再旣又引去。究亦終未與我得交一言。僅對我略點首而已。嗚呼。我及後方知鬼乃欲與我爲侶。正欲收我此亂暴顛狂者。以利用我也。

一日方時卓午。忽有三人立我囚臺之前。諸君試思伊何人者。余略啓我眸。卽見一鬚髮如霜。慈愛可掬之老人。立我前。噫。是非我伯父而誰耶。稍後一人令余見之。蕩漾如飛絮之在空中。嗟乎。我慧黛猗也。而哈羅利臨其後。若翼護之者。

是三人者。殆散步過此。今見余狀若甚恐怖者。慧黛猗更玉繩生粟。頗有羞愧之容。余驟觀此可憐顏色。心不能無動。旣又念慧黛猗好女子。乃負我一至於此乎。而慧黛猗見余想甚。內忤遽隱身。哈羅利之後。以自蔽。嗟乎。嗟乎。諸君試思余忍見此狀。

者脫今日余不墮此愛情則行見哈羅利立此囚臺之上而慧黛猗如小鳥之依我側也。

慧黛猗既懼余乃益親哈羅利若非斯人不足以盡保護玉人之責者而哈氏亦傲睨自若以身擁絕代麗姝雄艷足冠一時且謂天然負此保衛之責張兩肱以翼護之嗚呼儉乃敢奪我慧黛猗耶我思至此恨不以掌批其頰顧余手爲人械余惟怒目抵足而已。

余伯父者慈善正直之人也固不審我與慧黛猗今日情狀如何以爲家門墮落乃出此不肖之子將使累代清德見玷於我顧亦心愛憐之遽近我前呼曰不肖子何致若是我伯父甫發吻頗嚴厲至收音已帶悲聲顏方外向我蓋確知我伯父兩眼中已包無數老淚矣。

已而獠牙鬼羅特利又來向我伯父作私語我伯父迴首與哈羅利微語哈又與慧黛猗附耳細語慧黛猗點首我不知此四人者悶葫蘆中將又售何藥也旣而感引

去。余蓋察知此必我身有關係者。少選警吏來牽我下。茲囚臺來見警察長。果也是四人者。咸在是將與我開談判矣。

時我兩腕爲警察所執。引至警察長之前。警察長正色語余曰。少年。汝非海慈理家子。姓何。陵夷墮落如此。汝家先德掃地盡矣。乃令汝曝其恥辱於囂人廣衆中。矧汝青年爲春秒。僅二十四耳。而乃忍心暴棄。若是及早改悔。猶不失爲善人。脫非名門之冑。奚能輕易下此囚臺。今以爾伯父哀我。將脫汝於阨。我視爾伯父之面。亦不願聞家子弟之繫縲爲囚也。海慈理汝識之。嗣後當改悔前行。須知爾伯父一片慈愛之心。深盼爾勿觸法網也。

余聞警長言。余亦深知伯父用意之厚。出我於桎梏之中。在他人則感激涕零。自不用言。顧我則略不經意。嗚呼。諸君。凡人之苦痛精神。爲上軀幹。次之抑知我精神之苦痛。有千百倍於軀幹者。我伯父縱慈愛。烏能并我心中之桎梏而去之耶。我於是面伯父欲舉詞以謝。伯父呼我小字曰海。汝來前聽我語。諸君記之。余固名。

海慈理也。顧我在伯父家無上無下。咸呼之曰海省文也。久之乃成習慣。人漫呼之。余亦漫應之而已。

我伯父乃正色語余曰。海我今爲汝開一線生路。脫汝猶失此機會者。則汝命中合當瘐死獄中。我亦無法再足以拯汝。汝當知。伯父者固深望汝克悔前愆。今有一船將出發南洋。我命汝爲副船長。暫離此地。我聞南洋多金鑽。我國人恆以此致富。歸三數年後。汝或藉此起家。亦足以振爾父舊業也。行矣。海兒。汝伯父言盡於此矣。嗚呼。諸君。余此時縱腦筋。奮亂然。余良有清醒時。矧余伯父以如此慈悲之熱誠向余。余究爲何等窮凶極惡之人。曾不一動其良心耶。夫余以滿腔憤懣之氣。激而爲此詎長。此爲市井無賴。終耶。余聞伯父言。余心中乃深感伯父之慈祥。他日或得一藉足地者。良非我伯父之所賜耶。

顧余一轉念間。又思我離此地。是授彼哈羅利及慧黛。猗以隙耳。我遠征蠻鄉。良不足惜。而轉令渠二人者。獲此美滿姻緣。曾無一絲顧慮之心。此事寧能已耶。然則彼

之欲我遠離者。正其機械心之作用。詎不深而險乎。

余於是呻吟。若有所思。伯父又語余曰。汝何躊躇爲此船。船長卽哈羅利先生。汝爲副船長。遇事與哈君和衷共濟。詎不大妙行矣。海兒無怙汝伯父也。

余此時聞言。兩目中幾欲出火。夫哈羅利余之敵也。余恨不剗刃其胸一洩我心頭惡氣。顧乃爲之助乎。矧哈氏方炫此財產貨物以誇示我伯父及意中人。而余乃怵怵倪倪以事仇乎。時余兩手恨爲警吏所縛。否則又摩拳起矣。

伯父見余不語。又促之曰。海汝意云何。其能從我言乎。余抗聲曰。萬死不能從伯父言。蓋余以爲戴哈羅利爲船長。而自爲之副舉。地球上奇耻巨辱。無有甚於此者。世有堂堂男子。受我情敵之卵翼者乎。則余甯立此囚臺。供千萬人之觀瞻。尙不失我率真之面目。而或有歎息哀憐余之苦心也。

伯父見余狀若出意外。呼曰。不才子。猶未悟耶。汝當知此間未能存身。縱汝出獄。在交際社會甯復歡迎汝南洋。雖荒陬幕天席地。還汝自由之身。孺子何默不念此也。

願汝澄心細思之。或汝伯父不善開導。慧黛猗汝言頗見信於渠。我兒剴切勸導之。當知我父女無有惡心也。

慧黛猗聞父言俯首不語。繼乃語警察長曰。此人之心儂今日幾無從捉摸。蓋與量者大異矣。語時乃迴面向余曰。海哥我不敢向君喋喋致觸君惱。君聞我阿父言耶。今哈君亦在是深願得君爲伴。君往我亦良慰矣。

余聞慧黛猗言胸中輒乾笑不已。心念慧黛猗詞令誠妙。語氣又在有情無情之間。脫在數年前我兩人情好綦篤時。則我將深感其一片熱誠。映射余身。使余感激至於涕零。今則此一縷情絲若屬若不相屬。夫余甯不能出其峭刻之言。以窘慧黛猗顧我意良不忍。嗚呼我狀雖獷。曾未一施之於慧黛猗之前也。余此時惟俯首無語。慧黛猗又呼曰。海哥汝以爲此不入耳之談耶。何噤如寒蟬也。余歎息曰。慧黛猗姑娘敬聞命矣。第余思我身微賤。曾不足當姑娘一盼。念矧今日又人人唾棄之一囚耳。穢惡之狀。恐觸玉人。願姑娘勿復置念。

慧黛猗聞余言紅漲於頰其羞愧之狀幾無以自主余思恒聞人言婦女之心陰險殆不可測然我思我慧黛猗者究亦何至如恆人所言當日者並肩林下携手花前詎不各以肝膽相示乃一受人蠱便爾棄我如遺我思至此我縱欲鼓其凌厲無前之勇氣以訶慧黛猗而我亦期期不能出口耳

慧黛猗既乃語警長曰我固言之今日我言殊不足重夫以長官及我父諄諄言之尙不足動而乃聽我輩女子言乎矧兒時情狀與今者迥不相侔大凡男子之心如秋雲之多變幻我亦何能強海慈理必從我言者

嗟乎諸君余方責慧黛猗之負心而慧黛猗乃謂男子之心動多變幻天下乃有自怙其惡而喜翹人之短者且余固負我慧黛猗耶余將與誰訟冤此在讀我書之明眼人必能爲我一雪此言矣乎

時警察長乃歎息曰可憐哉眞至死不悟也汝旣不能自滌其惡則當仍執付獄中耳余時憤恨已極出渠輦不意狂呼曰咄奴輩誰敢縛我者乃以兩手一伸是警察

者。左仆而右顛。余乃如狂。兇之出。押駭獸之走。壙奮其足力而逸。於是警吏乃大驚。自後譟逐曰。囚逸矣。囚逸矣。而我亦無所恤。擇荒而奔。直穿萬木叢蔚中。至我向所棲息之空山茅屋中而居焉。余此時蓋畏見生人之面。幾以爲塵世之况味都已嘗遍。毫無樂趣之可尋也。

夫余之經營此茅屋也。不假匠工。僅余一人之力耳。山崖有洞。又取天然之輪囷喬木者。張此亭亭之蓋。余仰臥。見明月在天。篩影滿地。余輒思當日與慧黛猗駢肩坐茅亭下。握手談心時。斯時夜氣冲和。輕寒微暖。以衡今宵之淒風冷月。同是境界。何啖異若是乎。

時余週視茅屋中。已無隔宿之糧。乃出。余手製之弓矢。將獵取禽鳥。藉以果腹。已而得山鳩兩翼。野兔一頭。余遂拾山中枯枝敗葉。聚而爲薪。炙之半熟。以爲是晚餐矣。我腹旣果。爲時可夜中八點鐘。余亦遂忘警吏之追逐我後也。覺俯仰之間。天地正寬。特不能容我偕。大情歎耳。

思深。腦疲。余輾轉。遂深入睡鄉。顧我野宿。慣以山中防虎狼。故每聞聲息。便爾驚覺。今。驚聞屋外。颼颼似蹴落葉。作響。余急欲躍起。然以日間奔波過勞。兩足疲不能起。余遂側耳細聽。亦絕無音響。意或狸狔窺人行。且避去也。嗟乎。及至余再醒時。則已無及矣。余聞革履之聲。橐橐然甫一啓眸。見警官已在我面前。而四五警吏。更圍繞余四周。諸君試思。我尙有何氣力。足以抵抗者。時渠輩出巨索。背縛我兩腕。而又環繞我身體。作數十重。似古井旁之轆轤者。然且縛之急。絲絲扣入我肌膚中焉。

第二章

噫。余墮此塵球。二十餘年矣。自省藐躬。初非愚劣庸妄之徒。幼從事於教育。長潛心於學問。即余一己之希望。固亦少年跳盪抱負。不凡不甘與庸庸者爲伍。甯能料及我別士脫海慈理。爲一女子之故。顛倒錯亂。身入囹圄。致爲社會所不齒乎。脫如我伯父。昨日所言。則我其送此生涯於黑獄中矣。

此時警吏以捕我故亦甚疲瘁。中一人曰：「伙伴吾儕自昨夜至此，追此囚虜奔波空山中，已數小時。枵腹從公，飢腸雷鳴，軀體亦疲不可支。今幸囚已獲矣，吾儕且緩歸，出餬糧一療飢，再於此樹蔭稍憩，然後歸署覆命可乎？」僉曰：「善。」

於是乃縛我於一巨樹上。渠輩數人魚貫而眠，藉此綠茵莎草之上，酣然入夢矣。余念苟能趁此機會而逸，大是佳事。顧略一轉側，即痛入骨髓。我身束縛，安得有人爲我解脫而與我以自由之樂也？

我方作此空想，而瞥見獠牙鬼駱特禮隱身叢蔚之中，頻以目視警吏之醒未。又蛇行至我前，解我樹上縛，又割我兩足上所縛之繩，引余疾走行可半里許，至一小屋中止焉。

鬼乃語我曰：「海汝知我今日脫汝於難乎？汝當感謝我，非我汝又繫諸黑獄中矣。嗚呼！讀者將毋謂果駱特禮救我耶？駱特禮助警察爲偵探者也。我初聞屋外足音，卽渠來偵我於茅屋也。旣而見余臥其中，乃密告警察而縛余耳。」